



作为自然保护者，胡敏和余欢知道，活动于成都东安湖的欧亚水獭，最近伙食不错——有鱼有虾；在上千万人口居住的成都中心城区，曾有一只欧亚水獭轻轻地爬上堤坝，拖着大大的尾巴消失在草丛里；还有，在都江堰一座桥下，两只欧亚水獭在谈恋爱……

“根据我们的监测，欧亚水獭在岷江中游的成都平原已有稳定分布。”胡敏说，2024年12月4日，有市民在成都高新区拍到欧亚水獭后，持续至今的一年多里，一群人一直在搜集它们的踪迹。从最初生态爱好者零星的个体行动，到汇聚成群的“公众科学计划”，大家想知道的，包括从消失的“獭”如何归来，到思考城市该如何与“獭”共处。

这些不打扰的关注背后，是成都对于旧邻归来的温柔，以及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最深切的守候。



2月2日深夜，都江堰市一处人工池塘，一只欧亚水獭在休息。 杨涛 摄

看！成都寻獭记



都江堰一座桥下，两只欧亚水獭在谈恋爱。余欢 摄

1

大家来寻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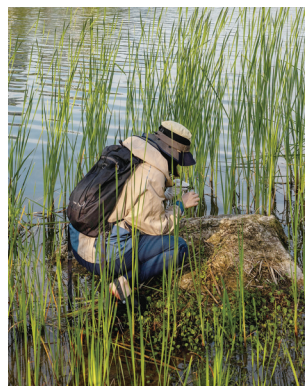
已有超过100人的志愿者团队

很难有人能说清，第一只欧亚水獭回到成都的确切时间。

这个鼻短眼突有胡须、短手短脚有大尾巴的“小家伙”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也是淡水生态系统的“顶级捕食者”。在老成都人的口中，它们叫“鱼猫子”，渔民用它捕鱼的习惯，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。

“随着城市发展，水獭种群迅速减少，城市里再也难以追寻到其痕迹。”余欢曾在广元市青川县唐家河保护区长久等待，只为见证水獭如何在清澈流水中，迅速咬住小鱼，然后大吃一顿。“你就会觉得，它是有灵性的，是聪明的。”

这些年，胡敏和余欢持续搜集着公众目击水獭的记录。其中，最早的记录是2021年在都江堰区域。此外，成都彭州、简阳等沱江流



4月14日，胡敏在成都东安湖岸边采集欧亚水獭粪便。 杨涛 摄

域也有相关记录，但没有影像佐证。

因此，当2024年12月4日晚上，余欢在手机上看见欧亚水獭在成都河里游泳的画面时，激动得直接从沙发上蹦起来。“这是在成都中心城区清楚记录到这一保护动物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余欢和胡敏就赶到了拍到欧亚水獭的河边，河水慢慢流，他们等候到凌晨，却没守到那只令众人振奋的“小家伙”。

但从那天开始，越来越多的成都市民在自家附近，用镜头捕捉到欧亚水獭的痕迹。这些零星的公众目击记录让胡敏意识到，必须尽快将这些记录汇总。

“欧亚水獭游进成都一个城市化非常高的区域，这是很重要的信号。”在从事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多年的胡敏看来，当欧亚水獭在成都的河里游泳时，岸上还有人在跑步，这样和谐的背后，意味着它们正成为离人很近的一种动物。

“当一种野生动物回到城市时，它会对整个城市治理、市民的认知和态度造成一系列挑战。我们需要提前去预测这些可能性。”为此，2025年夏天，胡敏和余欢等保护工作者通过和科研机构合作，以公民参与的方式，发起“成都岷江内江水系欧亚水獭公众科学计划”。

胡敏很欣喜，首批就招募到了100多位公众志愿者。他们分布在各个行业，但都对

自己身处的城市有着同样的关注。经过对欧亚水獭相关知识的学习，以及野外记录的培训后，这些志愿者如蒲公英般散落到成都密集的河网各处，成为成都水獭监测的重要支持力量。

“从现在到未来，这些志愿者还会是欧亚水獭的科普者。”胡敏补充道。

2

獭在成都 吃鱼吃虾 筑巢安家

作为最早一批加入“成都岷江内江水系欧亚水獭公众科学计划”的志愿者，张凌青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遇到欧亚水獭的日子，“2025年11月25日晚，在都江堰一处人工池塘，一个黑乎乎的家伙，拖着大大的尾巴。”

张凌青的发现为后续设立监测点提供了很大帮助，这位四川农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副院长，长久关注着城市生态系统。在他看来，森林、山地是一种生态系统，城市同样是居民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整体，“我们关注水獭，也是关注我们的家园。”

如是这般，越来越多关于欧亚水獭在成都的痕迹被追寻到。据胡敏统计，截至今年3月底，已有超过800条欧亚水獭的活动记录，“个体数量超过我们的预期。”

胡敏和余欢把欧亚水獭

当作朋友，他们会用熟稔的语气，念叨着这些“小家伙”带给他们的惊喜。

“它们的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，也更聪明。”让余欢念念不忘的，是一只总能从马路这边的自然河流，去到对面人工池塘里捕鱼吃的水獭。这个小家伙是怎么做到的，他们百思不得其解。

直到河水退去，水獭的脚上沾上了泥土，他们才顺着脚印，发现这只水獭已能攀爬近90度的硬化河岸，过马路去另一边的池塘“加餐”。

类似的，在大自然中，水獭会在河岸的天然洞穴里休息，但到了成都，有时候市政排水渠成为了它们的“卧室”。白天人来人往时，它们就窝在排水渠里休息，到了晚上再探出头，沿着自己探索出的固定路线，游泳、吃饭、做标记。

“目前，欧亚水獭在岷江中游的成都平原已有稳定分布。”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胡敏每天晚上都去等待两只“谈恋爱”的水獭。最开始被拍到的是两只水獭在激烈追逐，于是带着视频，胡敏求助于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副教授张璐。这位长期进行水獭研究的学者，从两只水獭的体型、动作，判断它们是准备在此安家。

“欧亚水獭一直是‘独行侠’，我们观察到它们的繁殖行为，说明这次它们不是路过成都，而是留下来，生活在这里。”胡敏透露，目前，在都江堰的岷江外江也发现了密集的欧亚水獭活动痕迹，同时成都高新区的欧亚水獭也很可能由岷江或沱江水系扩散而来。

胡敏相信，从目前观察和监测收集的数据来看，成都平原的一些河道正在重新具备满足欧亚水獭整个生命史的条件。

3

有獭的未来 长线监测欢迎“老邻居”归来

如今，围绕出现在成都的欧亚水獭，越来越多的力量已加入。

眼下，在科研人员和相关

机构的帮助下，已有11台红外相机安放在了成都市内水獭活动频繁的5个点位。同时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以及成都的动物分子遗传团队，在水獭数量、种群结构等方面都参与了调查研究。

“居民也支持。”胡敏坦言，在安装红外相机或进行观察时，时常有附近的居民上来打探，“问得最多的，就是水獭有没有攻击性，会不会把河里的鱼吃完了，破坏食物链。”

这时候，他们就会进行相应的科普，一遍遍告诉居民，欧亚水獭不是外来物种，而是“老邻居”归来。它们站在河流生态系统中比较高的位置，某种程度上起到调控整个河流物种群的作用。

但在余欢看来，这些问题背后，是大家对如何和水獭共处城市空间的担忧，“水獭归来，隐含着城市生态系统好转的积极信息，但同时，城市有没有做好准备迎接它们呢？”

例如，未来在做一些城市管理和设施建设时，是不是也需要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的需求。

对此，如今已是欧亚水獭研究团队顾问的张凌青认为，城市里看似无用的“消极空间”，实际上是保障生物多样性的“积极空间”。他希望在以后的城市建设规划中，保留此类“消极空间”，利用河湖中的小岛、上下错层沟渠等方式，为动物提供自由安全的活动场所。

同时，胡敏和余欢正通过进校园、进社区，将水獭这个“老邻居”的回归告诉大家，“希望公众能以科学、包容的态度，去接受这个物种。”

眼下，胡敏计划用5到10年，长线监测记录下欧亚水獭在成都的回归和生活。这个一直围着生态保护努力的女生，总会说起2024年12月，游进成都市中心的那只欧亚水獭。

“某种程度上，是它开启了这个故事的一切。”顿了顿，胡敏补充道，“所以我们的故事，是从这只勇敢的欧亚水獭开始，并将一直持续下去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李佳雨 杨涛 梁家旗